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三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

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

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

天下止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

名君羨自言名瓦爾徒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

太宗以秘記
殺李君羨

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此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

王后疾蕭淑
妃自能勸高
宗納太宗才
人武氏

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
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
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
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
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
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
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

武昭儀殺女
以誣上后

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上皆不納昭儀欲追
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
武士護預焉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
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
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
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
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
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
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

高宗武昭儀
謀廢王后先
以利啗長孫
無忌

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
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
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
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
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錦十車以
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
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
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
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禁王后母柳氏不得入宮
遠貶柳奭

高宗欲修
宸紀以寵
昭儀韓縵來
齊諫止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誅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
爲厭勝救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
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
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滎州刺史唐因隋
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
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縵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
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
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
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

上德儉說李
義府請上廢
王后立武昭
儀

許敬宗崔義
玄袁公瑜潛
布腹心於武
昭儀

裴行儉私議
立武昭儀之
禍袁公瑜告
之左遷

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

子也。九月戊辰，以諫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

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

上欲廢后祿
遂良韓瑗來
濟力諫不納

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已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可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蕪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

李勣贊決廢
后

許敬宗宣言
蕭遂良並貶

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

詔立武氏爲
后擬漢王政
君

武氏爲請棄

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鳩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
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
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人後庭譽重椒
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
朝夕宮壺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
鑒悉每垂賞歎遂封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
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爲宸
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
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

王后蕭妃慘
死

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璽綬冊
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
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
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
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尊
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
爲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
王氏及蕭氏各二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
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夫

武后數見王
蕭爲祟徙居
蓬萊宮

李義府屬單
正義枉中州

于氏將納

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媚。乃
至於此。願它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
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武
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
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后
子代王弘爲皇太子。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
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孫正義枉
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

奏之義府逼
正義自縊王

義方奏彈被
貶

義方母勸子
盡忠

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
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
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
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
何母曰昔玉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
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
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
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
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

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昨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歎，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許敬宗李義
府誣奏瑗濟
遂良謀不軌
皆遠貶

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萊州刺史。

陳 遂良上表自

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爲警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懼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

敬宗以韋季
方事誣無忌
謀反乃遠貶

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
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
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未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
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
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
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
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
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
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

敬宗以韋季
方事誣無忌
謀反乃遠貶

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
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
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未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
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
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
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
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
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
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

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
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
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
不附已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
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
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
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
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

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旣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蓋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

敬宗又誣奏
無忌謀逆繇
遂良與瑗扇
成于志寧黨
附乃追削除
免

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官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

肅彥甫彥冲
被殺

敬宗誣殺趙
持滿王方翼
收葬之

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涼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嶺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知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

長孫銓被殺

王方翼歎曰樂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

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鞠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

敬宗逼無忌
自縊詔斬奭
瑗

長孫氏柳氏
貶降者十三
人于氏貶者
九人
廢梁王忠

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
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
流檀州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莫貶降者
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
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囚於承
乾故宅屋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
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
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行真厭勝事

上官儀請廢

武后上命草

詔后遽自訴

上懇謝后使

敬宗誣奏儀

伏勝與忠謀

逆皆死劉祥

道鄭欽泰等

流貶其衆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

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

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

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

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

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

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

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結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

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

...

大權悉歸中
宮中外謂之

二聖

皇帝稱天皇
皇后稱天后

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
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
戍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
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
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
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
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
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上議使天后
攝政郝處俊
李義琰諫止

元萬頃劉禕
之等爲北門
學士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
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
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
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
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
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
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
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
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

天后幽死周
王顯妃

翼之子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時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

義陽宣城

公主年踰三

十不嫁太子

弘奏請出降

尹后惡而醜
之

天后貶杞王
上金

鄒王素節著
忠孝論張東
之潛封以進
奸誣貶之

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已。
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醜之也。六月戊
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
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鄒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
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
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
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叅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
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

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

后以明崇儼
賢之死廢太子

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歛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

高宗崩中宗
卽位政事取
決天后

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
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
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
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
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官庚申裴
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赦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
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
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
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裴炎以中宗
貴韋玄貞語
白太后遂與
劉禕之程務
挺張虔勗勒
兵廢中宗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
下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
爲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
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
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
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
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
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
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立

飛騎中宗
雲然其性悍
飛騎少野
侍大...
與告密之端

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
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
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彘知別無勲賞
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
繫狴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
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
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
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
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

劉仁軌陳呂
后禍敗事以
申規戒

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
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
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
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
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
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
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鑑。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
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辛酉。太后命左金吾
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

丘神勣承太
后命殺太子

賢

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甲子，太后御武成
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
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黦
紫帳以視朝。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
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
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勣尋
復入爲左金吾將軍。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
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初，尚書左丞馮元
常爲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

為元常以直
言出外

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
大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
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
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
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
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能為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立
武氏七廟。裴
炎力諫。太后
不從。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
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

李敬業敬猷
唐之奇駱賓
王杜求仁魏
思溫謀討武

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成
長耳太后不從。已已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已爲魯靖
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
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
襄爲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
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
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蓋屋令敬猷
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
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

賁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黥令求仁正倫之侄也。盤屋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會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衍臨

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祇成
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
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
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
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每日開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
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
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
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
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

太后見賓王
檄嘆其才

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爲遊擊將。

武承嗣三思
勸誅韓王元
嘉魯王靈夔
裴炎固爭太
后不悅

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王鈐衛大將
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
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武承嗣與從父
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
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
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
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
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
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

崔晉告炎謀
反劉景先胡
元範證其不
反皆下獄

監察御史藍田崔晉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謨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多。太

魏思溫說李
敬業直指洛
陽不從

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
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
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
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
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
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
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仲耒爲
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

敬業囚劉延
嗣李思文于
獄

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
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
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
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
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
間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
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
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
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人河

尹元貞不屈
死

后殺裴炎其
弟子伯先年
十七請見言
事杖流襄州

開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爲敬業所擒臨以白刃
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
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
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
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
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
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對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敢
訴寃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
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

劉仁軌表殺
姜嗣宗

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
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
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酋先反
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
之一百。長流襄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
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
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
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
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

殿庭絞於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

斲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

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

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

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

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

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謀今大軍久留不進

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

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

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
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
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
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
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
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
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
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
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

魏元忠論先
學敬重孝逸
從之遂戰勝

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
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
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
之。避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
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合不先取弱
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
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唐由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
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
燬。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

成三朗死義

魏元忠劉知柔請孝逸火攻敬業大敗

陽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給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旣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

王那相斬敬業敬猷駱賓王首來降

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爲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

裴紹業投程
務挺突厥宴
飲相慶

王方翼流崖
州死

武承嗣罷

或諧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郎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三月辛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

僧懷義因千

金公主以進

命薛紹季父

事之武承嗣

三思執僮僕

之禮

思勗屢以
出繩懷義被

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
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
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
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撻其首流血
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
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
禮以事之爲之執纜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
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
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帝字國議政
于太后

武承嗣諳選
李孝逸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
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
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三月戊申
太后命鑄銅爲匱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
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
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
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
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

魚保家請鑄
銅爲甕受密
奏後惡家投
爾告其爲敬
業作兵器遂
伏誅

魚承暉之子保家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
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甕以受
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
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甕告保
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
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
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
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
供五品食使請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

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

東俊臣萬國
俊共撰羅織
經

素元禮周興
等競爲訊囚
酷法

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縫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錘擊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以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率先殺重囚。

陳子昂疏諫
詔獄嚴刑不

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焚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入。

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忮
意相讐。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
者推捕。寇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
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
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
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
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摧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
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
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痛

蘇良嗣命左
右批懷義頌

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絳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夏四月。以岑長倩爲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

王求禮請闢
懷義

西宮賀新豐
踊山俞文俊
言其非慶流
嶺外殺之

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阮
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
思故使人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
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闢爲給使使教宮人陛
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闢之庶不
亂宮闈表寢不出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
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
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贅生
地氣不和而埤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

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

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

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

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

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

劉禕之爲賈
大隱密奏賜
死

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

劉禕之爲賈大隱密奏賜死

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

郭翰周思鈞
以稱歎禕之
謝表被毀

承嗣誣孝逸
流儋州卒

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庾旻
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
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
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
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
司倉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
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
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

周禮請立武

氏七室滅唐

太廟爲五室

賈大隱奏駁

乃止

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侗請爲七室。又滅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侗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

以僧懷義爲
明堂使

命周興致郝
象賢族罪任
玄殖奏無反
獄免官

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
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
之使凡役數萬人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
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
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
人詣朝堂訟寃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
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
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命吾兵共格殺之太
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

武承嗣鑿白石爲文使唐同泰獻之

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武承嗣使鑿

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

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

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

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

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

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六

月壬寅、作神皇三聖、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

子徙巫州、公主遠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

削東陽公主封邑并二子徙巫州

勇族故惡之。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元

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

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

昌縣，又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

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

汜水爲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

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

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

全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魯王靈夔

越王貞

黃公譔

江都王緒

虢王鳳

申州刺史

東莞公融

蘇王藹琅邪
王冲等密有
匡復之志

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譏謬爲書與貞云内有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譏詐爲皇帝璽書與冲云朕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

冲起兵七日
而敗

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爲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冲還走博州。

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聞冲敗，欲自鑠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被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

貞起兵應冲
亦敗乃與妻
少子規及裴
守德皆自殺

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
所署官皆受迫脇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
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
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魏崇裕等軍至
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
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
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
梟首東都關下初范陽王諒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
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

趙瓌妻常樂
公主勸諸王
捨生取義

太后欲悉誅
韓魯諸王蘇
珣訊無明驗
更使周興等

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
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
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
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
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
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
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
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
蘇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

按之收元嘉
靈夔誤常樂
王迫脅自殺

狄仁傑奏原
越王貞黨

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
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
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
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脇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
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
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
刑仁傑密奏彼皆誑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
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
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

仁傑責張光
輔殺掠

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
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
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
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
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
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
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卡。

殺東莞公融
高子貢亦坐
誅

殺薛顛緒
餓死

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
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
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
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
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冲通謀聞
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
冬十一月辛酉顛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
餓死於獄十二月己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
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

殺霍王元軌
江都王緒及

裴承先

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巳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内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栴檀檠欒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

於明堂北起
天堂王求禮
王書諫不報

太后服袞冕
霜衣連行祭

禮王

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
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
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
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
青鐵鶩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
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
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
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

陳子昂言爲
政之要

殺汝南王煒
鄱陽公諲等
宗室十二人

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
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
明堂饗羣臣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
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
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
千言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
內史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
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雋州煒輝之
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

後邵玄挺

紀王嶺卒東
平王續等相
繼被誅

挺女爲譚妻，又與煒善，譚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

與徐
張嗣明

同誅

太后赦張楚
金郭正一元
萬頃魏元忠

上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
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
敬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
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
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貞所引云與敬
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
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宛轉不已元忠獨
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
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旣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

周興評殺魏
玄同

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問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

玄同不肯告
密

殺崔營劉易
從

周興等誣殺
黑齒常之

殺嗣鄭王璠
等六人嗣滕
王脩琦等六
人流嶺南

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營於隱
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
從亦爲徐敬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
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
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
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
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璠等
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右衛
胃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

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
土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
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
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
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
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
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
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
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

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
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
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
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
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秦
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
親屬籍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
鄂國公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

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

納言刑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

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彙之兄孫也時武承

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

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

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

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

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

韋方質不

承嗣三思爲

周興等構流

儋州

侯思止王弘

義皆以告密

爲侍御史

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卽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

法官競爲深
酷徐有功杜
景儉獨不爭
卷

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
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
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
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
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
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人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
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
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
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

李日知尚平
恕不爲胡元
禮所屈

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承嗣使周
羅告上金
節等殺之

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瓌等。

殺南安王顥
等宗室十二

人

鞭殺太子賢

二子

千金長公主

以巧媚得全

改姓武氏

傅遊藝請改

國號曰周賜

皇帝姓武氏

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
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
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
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九月丙子侍
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
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
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
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
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

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
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
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
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
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
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
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
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
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

加等爲

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
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護兄孫
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
皆爲郡王諸姑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
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傳
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
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
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
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救
時人謂遊藝爲四時仕宦

遊藝與岑長
倩張虔勗丘
神勣來子珣
並賜姓武
時人謂遊藝
爲四時仕宦

宗秦客與平
楚客晉卿皆
以賊流貶
殺韋方質

撰疏僧雲宣
等九人皆賜
爵縣公

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賊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賊流嶺外。丁卯，殺流人韋方質。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制天下武氏威蠲課役。道州刺史李行襄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

徐有功以固
爭李行褒兄
弟罪免官後
復起爲侍御
史

納武氏神主
于太廟

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
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
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
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
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
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
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
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

李嗣真言酷吏縱橫不軌

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古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開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

來子珣誣殺
劉行感兄弟

丘神勣伏誅

來俊臣逼史
務滋自殺

周興被告流
嶺南為仇家

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侍御史來子珣
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春一月，地
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
巳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戶。左金
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
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
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或
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
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

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
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
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
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
元禮察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
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立故太
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
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

俊臣斫殺張
虔勗

義豐王光順
等皆賜姓武
氏

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
義陵爲順陵。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
升於道教之上。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秋八
月庚申，殺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
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
梟首于市。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
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
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或告
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

來俊臣殺雲弘嗣

傅遊藝伏誅

張嘉福使王慶之等執武

承嗣爲太子

元言不可承

嗣後臣誣其與殿陽通等謀反皆死

嶺南復姓徐氏。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欸，先斷其首，乃僞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鸞臺侍郎同平章傅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岑長禮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

太后令李昭
德杖殺王慶

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
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脇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
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
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
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
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
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論遣之慶之伏地
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
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

之

昭德言承嗣
不可立

殺樂思晦李
安靜

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

勸進、安靜獨止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雜侍御史，盃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

紀先知劾沈全交誹謗朝政太后釋之

郭霸爲魏元
忠嘗糞

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于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尚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

臣羅世
知古狄仁

係裴行本裴

宣禮盧獻魏

元忠李嗣真

諫反

元忠辭氣不
屈侯思止倒

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
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
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
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恩革命萬物惟新
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
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
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
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
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

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爲所曳耳思
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
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
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
曰天時方熟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
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
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襁其中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
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暫假
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繡視之繡不敢視惟東顧

蔡思塲男訟
俊臣弄法

太后出任知
古等七族

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繚奏之。樂
思塲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
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
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
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
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
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
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
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于。

俊臣請誅行
本徐有功駁

之

霍獻可力請
殺裴宣禮
太后不聽

來俊臣誅殺

誠

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

召堅請覆奏
刑罰簡釋法
信

昭德音承嗣
釋大重

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
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
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
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
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釋。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
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
退之。堅齊聃之子也。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
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
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猶有篡弒其

承嗣毀昭德
太后不聽

昭德斥白石
赤文之妄

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

胡慶猷龜腹
丹漆書昭德
奏請付法

嚴善思按告
密引虛伏罪
者八百五十
餘人爲其常

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
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
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
傳觀未遍猫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
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
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
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
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

擢昭流驩州
尋復召用

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謨。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

宋徽則周矩
清緩刑太后
善之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
若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
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
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
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
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
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
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瓜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
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太后春秋雖高善于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

團兒諧劉皇
妃竇德妃皆
死

團兒復欲害
皇嗣太后殺
之

竇孝謹妻龐
氏爲奴告密
薛季昶誣奏
當斬其子希

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
九百人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諧
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
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
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
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
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入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
德妃父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妾爲妖異以恐德妃
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

滅盜寬有功
力爭糾滅死

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
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
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
徐有功訟寬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
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
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
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
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
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

裴匪躬范雲
仙坐私謁皇
嗣腰斬

要个藏剖心
明睿宗不反

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
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
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
爲巴陵王趙王陵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

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
皇嗣署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
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
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
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

萬國俊殺
人三百餘人
劉光業殺
百人王德壽
殺五百人

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舉
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
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或告嶺南流人謀
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
俊至嶺南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
俊驅流人出盡朝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
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
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

太后稍原流人

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琊王冲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

承嗣等上尊
號

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鳥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

賜嵩山人章
什方姓武氏

胡元禮杖殺
王弘義

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
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
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
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
姚壽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
民間農器以足之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
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
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特

丘情疏攻昭
德達明敏奏
鄧注石論太
后惡昭德貶
之

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
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畧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
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
利不預咨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
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
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
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
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
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

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
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周允元與司刑

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

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

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

貶綏州刺史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

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

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

周允元皇甫
文備奏貶豆
盧欽望韋巨
源杜景儉蘇
味道陸元方

周矩請按懷
義所度僧悉
流遠州

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踏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

沈南膠得幸
太后懷義心
愠密燒天堂
延及明堂

劉承慶請輟
朝停酺姚璿
獻諛乃止

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
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
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
齋時御醫沈南膠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
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
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
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
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
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

河內老尼淫
藏事敗武什
方自絞死

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
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
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
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
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
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
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
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
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

劉承慶言張鼎逢敏詔諛

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旣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旣火發，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

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與天地開闢嗣君
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
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
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
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
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
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
用使俗多頹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
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

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允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上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

知幾著思慎賦

太后使武攸寧帥壯士殿殺僧懷義

天樞成

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
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
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
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
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
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
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
之以造塔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夏四月
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

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紫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太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

徐有功復用

潘好禮著論
稱有功賢於
張釋之

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
通天。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
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
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
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
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
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
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

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
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
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
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
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
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
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
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

劉思禮與綦

連耀謀反吉

頭來俊臣上

告命武懿宗

推之族誅李

元素等三十

六家

操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
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
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
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
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
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
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
死凡小忤意皆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

俊臣復羅告

吉項項上變

僅免

俊臣黨人羅

告樊恚謀反

誅之甚于劊

事石抱忠劉竒給事中周譚及王勳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旣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

告吉項項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項亦

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恚謀反誅之

甚于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劊其腹秋官

腹訟並劉如
睿嘆流遠流

齊昌宗易之
得幸太后

叔李迴秀爲
臧氏私夫

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
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灤州尚乘奉御張易之行
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
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
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
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
仍敕鳳閣侍郎李迴秀爲臧氏私夫迴秀太亮之族
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
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右司郎中

嗣奪喬知之妾碧玉并族誅之

俊臣自言才比石勒

俊臣文備誣昭德謀反下獄

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滯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盧

諸武及太平
公主發俊臣
罪王及善吉
項勸太后殺
之

昭德俊臣同
棄市

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項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冤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

太后知天下
惡俊臣下詔
數其罪

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
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
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
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
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聞
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
歌舞欲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
詣闕割耳務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
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

侯敏妻董氏
勸敏遠俊臣
得免禍

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
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
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
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
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
右肅政中丞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
平章事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
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姚元崇保內
死之臣不反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聞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

告之罪。太后悅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與對引致不於。

聖歷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

狄仁傑勸太
后召還廬陵
王方慶王
及善同之

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
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
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
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
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
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
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
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

吉頊說張易之昌宗勸武后立廬陵王

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

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

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

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

吉頊與張

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

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

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

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開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

德咸復忌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

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

古項復陳利害太后意定乃召廬陵王

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而死

皇嗣請遜位於廬陵王

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

薛訥言太子
不易醜虜不

足平

王及善請太
子赴外朝以
慰人心

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

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

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

外朝以慰人心從之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

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王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

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

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

以半千請罷
控鶴監官忤
旨左遷

宗楚客晉卿
坐賊流貶

太后生重眉
成八字

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
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
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
旨左遷水部郎中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
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
事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賂賄滿
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
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太后生重眉成八字

王及善有大
臣節

百官皆賀。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整。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無得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

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八月，以武三思爲內史。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邇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

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徃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邇之負寃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

項與武懿宗
爭進取

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
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
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
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
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况異時。詎
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鄉所言
朕。旣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
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

項言宗室外
戚宜使兩安

物一鐵鞭二鐵槌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槌
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
卿豈足污朕七首邪項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
武怒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
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
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
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
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

狄仁傑諫觀
葬舍利

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

王。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

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

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

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

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五

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

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

洪州僧胡超
合長生藥費
巨萬

太后又多選
美少年爲奉
宸內供奉朱
敬則力諫

金輪大聖之號。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
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
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
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
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
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
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
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白媒衛
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

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

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
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
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
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
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
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
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
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泰州

韋安石面折
武三思張易
之兄弟

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冬十

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

蘇安恒請禪
位東宮

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
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且
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
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
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
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
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
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
黜爲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

晉潤永泰郡
王武延基以
議張易之兄
弟被殺

安恒復請太
后禪位

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
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
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
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
昏。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
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
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
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

太子相王
平公主請封
昌宗爲王

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
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
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
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
后亦不之罪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
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
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九月庚辰以太
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川長史敬暉爲
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

魏靖請覆按
俊臣等舊獄
太后命蘇頌
雪免

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
馬。然竟不行。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
以爲陛下旣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
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按
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頌。夔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
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
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
死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

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
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
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
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
事。難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
若季昶。疆圉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
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
使小人在則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
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

諸張深怨魏
元忠告其與

高叢謀挾太

子賂張說證

之宋璟張廷

珪劉知幾賈

說以大義乃

持正

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諧元忠與戩私
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
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
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徃復不決昌宗曰張
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
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
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
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

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

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

蘇安恒上疏
救元忠易之
等欲殺之賴
朱敬則桓彥
範陸澤魏知
古保救得免

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
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
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怊怛。皆
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
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
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
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
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
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

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

晉貞慎等八
人饒元忠於

郊外易之告

其與元忠謀

反馬懷素據

實奏聞乃免

饒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

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謂

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

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

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

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

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

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

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

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
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
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
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
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
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
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
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
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

盧藏用諫罷
典泰宮

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

李嶠張廷珪
諫罷作大像

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
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
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
餘口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
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
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
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
宜救苦厄減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
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

見廷珪深賞慰之。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

昌宗犯罪再
思言其合神
丹有驗乃復
官戴令言作
兩足狐賦譏
之

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
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
贓共四十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
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
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
欲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
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癸丑張同休貶岐
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
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

唐休璟請太子備昌宗易

之

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侍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兼知

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

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榜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

陽元嗣告昌宗謀反宋璟

鞠實奏收下獄太后使昌

宗詰謝

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奪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

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
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
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
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
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
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
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
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旣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
往還。使之求福。穰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

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况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覈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

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

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
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
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
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
上太后乃從之

唐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大明
以來得罪者并楊豫博三州及諸夏逆魁首咸赦除

之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

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

張柬之與崔
玄暉敬暉桓

範袁恕已

楊元

漢李湛姚元
之薛思行王
同皎等斬易
之昌宗迎立

太子

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東之謂右羽林
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
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
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東
之與荆府長史闕鄉揚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
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
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
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

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

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蹙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狗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

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

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

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爲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

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

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楊再思爲

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
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
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
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
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
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
州刺史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
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
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

賈虛已諫贈
玄貞爲上洛

王不聽

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德矣。不聽。初。章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

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司晨
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
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
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
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
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
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
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

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初武
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
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爲
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
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收葬
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
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
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

薛平與劉幽
求請張柬之
桓彥範敬暉
除武三思不
聽

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章不去
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
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
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
儀死没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
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
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

官婉兒通
三思薦於

東之等數勸
中宗誅諸武
不聽

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
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於三
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
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東之
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
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
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等或撫
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
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崔皎諫幸三思第

韋后譖貶王重潤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爲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

桓彥範諫以
鄭普思爲秘
書監葉靜能
爲國子祭酒

定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王制袁氏、麟氏皆復舊姓。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從。』」

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
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
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
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
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
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卽
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
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乙亥以張
柬之爲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

敬暉等請降
諸武王爵不
許

崔湜背暉等
反爲三思用

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
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
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
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
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
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願
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
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

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暉，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諳諸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賊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

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情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特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已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

玄暉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
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
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
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
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
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
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旣得志，羲改祕書
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
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爲司農少

宋璟正色拒
三思

楊元琰請棄
官爲僧

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
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
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旣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
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
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
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
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
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
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

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
得罪。元琰獨免。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
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
三爲丁。五十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
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六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
檢校中書令。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
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冬。

則天崩

元忠爲三思
所逼

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二月丙申

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

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

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

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

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

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

密遣其子曇及甥投書郎李俊告三思，欲以自贖，三

思使曇俊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

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

宋同之遜

曇李俊冉祖

雍附三思告

王同皎張仲

之祖延慶周

憬等有異謀

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
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
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
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願言不已。紹之命
撻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
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傑亡入比干
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
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之問之。遜。曇。俊。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武三

三思與韋后
譖暉等不已
乃遷貶

韋月將告二
思淫亂殺之

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
史崔玄暉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已
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爲黨
與坐貶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
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
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
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
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
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

李承嘉附三
思詔尹思貞

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
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
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
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
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
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
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
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
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五月武

三思令鄭愔告貶敬暉等

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竇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勲封。復彥範姓桓氏。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竇謀大逆，請族

三思令李承嘉安樂公主

鄭愔誣敬暉

皆長流

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愷言
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二原李朝隱奏稱暉
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
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上以暉等嘗賜
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
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
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
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嘉令三思又諷太子
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

齊說三思
矯制殺五王

周利用慘殺
桓彥範敬暉
怨已

齊季昶飲藥

曰暉等與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
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
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
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
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高而殺之
怨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
不勝毒憤掬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
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旣殺五
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

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耳

元東爲三思

羽翼

周利用冉祖

雍李俊宋

之遜姚紹之

爲三思耳目

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

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納、鴻臚卿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大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

太子重俊與
李多祚李思
冲李承况獨
孤禕之沙吒
忠義殺三思
崇訓于其第
復崇上官媿
媿好遊非

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媿好以三思故每下制
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
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
子立已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
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
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
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
軍成王季瑗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
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媿

宗召劉景仁
等兵衛楊思

勗斬野呼利

多祚軍阻遂

殿死

好。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

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况稗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納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於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憇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竇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

鄭惟忠請勿
推餘黨

安樂公主請
以崇訓墓爲
陵盧粲駁之

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
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
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大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
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
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永泰事出特恩今
魯王主壻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
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以爲陛下以膝下之愛施
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

一
席豫上書請

立太子太平

公主欲表為

諫官逃去

主怒出繫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

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

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

逃去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

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

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

之次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因有引相

王者珣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

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

蘇珣申理太
子黨

安樂公王宗

是客使冉祖

雍誣奏相王

太平公主與

重俊通謀蕭

至忠吳兢力

諫

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
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
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
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
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
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
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
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况相王同氣至親六合
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

元忠子升隨
太子爲亂兵
所殺宗楚客
紀述訥請族

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胤惟餘一第。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王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脇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

元忠制不許

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大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秦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

宗楚客使姚廷筠再祖雍

袁守一劾元

忠遂貶死

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賊，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旣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

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
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
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
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
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
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
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
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魏傳弓詩誅
慧範及薛簡

等

竇從一詔臣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
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廩爲之虛耗上
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
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議寘極法上欲宥之傳
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
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
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
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
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皇破陣樂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

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

安樂公主作
定昆池

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嬖好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中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

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宗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
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
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
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
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
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
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
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
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

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

武平一請抑
損外戚

安樂公主更
嫁武延秀

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

太平安樂樹
黨相毀

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開。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中宗與韋后
觀燈于市里

郭爰言韋后
宗楚客逆亂
殺之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
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
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
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
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
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爰上言韋后
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
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宗族凋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

無飲融直言
宗楚客殺之

馬秦客楊均
幸於韋后

韋后安樂公
至毒弒中宗

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

璿左千牛中郎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溫之族第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克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

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
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
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
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
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
幽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
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卽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
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
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

楚客密與韋

溫安樂公主

謀害殤帝去

相王崔日用

密告臨淄王

隆基隆基乃

與太平公主

薛崇諫鍾紹

京王崇粹劉

洵承祜嗣宗

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
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
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
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
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
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
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
文鞮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
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

高祖順陳玄
禮李仙鳧謀
誅之

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
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請
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
衛尉卿薛崇暉。苑總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
暉。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
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
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
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
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

陸基不以謀
啓相王

紹宗欲悔初
謀其妻許氏
力勸成之

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主
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庚子晡時隆基微服
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
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
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
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臯皆至隆
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
璿高嵩以狗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

福順斬韋瑒
韋瑒高嵩飛

騎斬韋后軍

士斬安樂公

王武延秀賀

嬰氏

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
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
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
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
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
凌烟閣前。卽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
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
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
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

王昱言上官
昭容附三思

滅族

隆基斬昭容
於旗下

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蕭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諫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

斬韋溫宗楚

客晉卿趙履

溫

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啟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袞。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

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趨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會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闔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容楊均巢靜能等首

身爲秦客楊
均葉靜能等

尸韋后於市

崔日用盡誅

諸韋

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
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
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
外閑廐、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
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
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
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

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白：「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齋，爾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徽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徵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平章。

劉幽求請相
王即位

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
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
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
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
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
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
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不壽

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令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
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
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况親兄之
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
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
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
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
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
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

宋王成器辭
太子位劉幽
求請立隆基

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圖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

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
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戊申，
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又置
溫王重茂於內宅，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
暴尸，平其墳墓。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
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
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大癸丑，
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丁追復
故太子重俊位號，雲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

宋璟姚元之
革中宗弊政

崔日用薛稷
兩罷

恕已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丁巳以洛
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
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
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
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壬戌崔
湜罷爲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
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
勳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
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

鄭愔張靈均
說韋氏不果
誅韋氏不果
乃謀反事敗

皆死

傾側而何上由是兩曜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
稷爲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
未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
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韋后
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
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
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
大土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
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

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取陝州東取
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
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選
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
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
丞相知内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
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
與靈均詐乘驛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
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

問重福奄至縣官馳白留憲羣官皆逃匿洛州長
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
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
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
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
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
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
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憲夫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
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情

姚元之宋璟
畢構請廢斜
封官

醜多須。旣敗，梳髻着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
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
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
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
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兔死流靜州。姚元之、宋璟

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
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贈蘇安恆諫議大夫。

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大府少卿萬年韋
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唯考行立謚，以褒貶之。

諡故太子重
俊曰節愍章

湊爭之

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
以避之太子據按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
太子方逃竄擲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
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
此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
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
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
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
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

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克之讒發憤殺克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瘴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勝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己酉

墓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
應附葬追謚故英王如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
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魂覆以夾衾附葬定陵

張溥曰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

許敬宗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

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

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

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洄譖太子瑛鄂王

瑤光王琚及薛鏞於玄宗召宰相議之李林甫

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
驛。鏽死籃田。賊臣亂宮闈。搃國本者。必以家事
爲辭。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
焉。武后聖曆初。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狄仁傑
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
者以四海爲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
豈得不知。后感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爲唐。
大臣遇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

潘佚好殺。其行事間類史材。以上蘇良

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駱賓

而嘆其才高歡之惜王儉也。團兒譖害良真

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克者不如其

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諸張。久任不

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

中宗昏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

益之。以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

中。歷幽囚。十四年。聞不聞。臥薪飲血。但祝見天

日。縱情慾。憂愁隱約。無怒武氏之心。而慕武氏

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讐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昔太宗挈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縱。願高宗頭眩速死。韋后淫不制。遂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可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楊潁。



